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七輯
沈雲龍主編

八
十
自
述

何成濬述

文藻出版社
有限公司印行

同書竹先生八十一自述
于右任

八十回憶

何成濬

余世居湖北隨縣，薄有資產，自幼生活裕如。惟以生當季世，朝政不綱，外侮日急，甫束髮受書，即縈心國事，年十四，赴省垣投考新設之武備學堂，作投筆請纓之想，以年齡身體均不及格，未獲錄取，怏怏而歸，十九歲時以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，由督學使者蔣式棻保送經心書院肄業，旋因廢科舉，興學校，原有之兩湖經心兩書院合併爲兩湖大學，人才薈萃，思潮澎湃，同學中多有志於革命，而湖南黃克強先生其最著者也，黃原爲兩湖書院肄業生，奉派留日習師範，回國參加先烈唐才常等萍瀏之役失敗，再行東渡，極力鼓吹革命，爲清吏偵知，嚴令調回，指定居住於兩湖大學，蓋監視之也，黃常與諸同學縱談天下事，藉機灌輸革命主義與尙武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精神，年餘後兩湖大學改組，同學中之青年有志者，多赴日本留學，余與黃亦先後東渡，黃爲儲備革命將才計，力勸各同學習陸軍，余入振武學校，課餘常與黃晤談，不僅尊禮爲同學前輩，實資爲革命導師也，翌年承介紹入同盟會，得親炙 總理孫先生，迨後 總理赴美，黃返國進行革命工作，而余是時已畢業於振武學校，往名古屋軍隊中實習去矣，半年後接李書城函轉述黃殷殷屬望之意，大致謂革命應不忘讀書，於軍事應更求深造，將來回國始有作爲云云，旨哉斯言，發人深省，余乃進入日之士官學校，不遂作歸計焉。

余由日學成歸國時，士官同學前輩吳祿貞正充延吉邊防督辦，吳爲吾黨健者，在日時極友善，擬往投之，冀能共同爲黨努力，惟當時留學生任用之權操於各省督撫，余爲鄂籍官費生、由鄂當局指定服務於湖北督練公所，殊違心願，然藉此得與鄂中軍人接近，亦不無爲黨效力機會，在鄂供職年餘，聞吳祿貞調任第六鎮統制，駐紮保定，正擬去電自薦，而吳邀約

之電已至，因即請假離開現職，逕奔吳處，不料吳保余任第二十三標標統之電，竟未爲軍政當局所核准，蓋以原任標統吳金彪爲淮軍舊人，派系勾結，根深蒂固，不可動搖，吳公憤極，據理力爭，經軍制司長易迺謙出而調處，派余任軍制司蒐簡科科員，吳以軍政部爲軍事最高機關，革命黨人得置身其間，潛伏工作，亦甚佳事，余乃受命，任部曹之次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廣州黃花岡之役作，陸軍部軍制司首先接獲兩廣總督張鳴岐告變之電，宣讀電文者爲科長蔣作賓，電文云：「匪徒圍攻督署，正調兵圍剿。」又云：「匪首黃興當場擊斃。」等語，司員聞之，有泣下者，後接第二次來電，報告亂事枚平及黨人死者姓名，而不及黃，又私相慶慰，蓋全司數十職員，已半數屬於黨人矣。

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，是時陸軍部方忙於永平秋操，初未料及鄂事之遽發，廿日軍機處轉據陸軍部告變電開緊急會議，決定派蔭昌爲總司令。易迺謙爲參謀長，並派余爲一等參謀，余是日適未到部，傍晚謁見蔭

昌，渠謂「現正舉行秋操，抽調大兵頗費時日，我不能即時出發，汝是湖北人，可帶兩標先去。」余答以責任太重，兵力太單，應請先示機宜，俾免臨事有失，蔭昌謂第一須保住黃河鐵橋，如黃河鐵橋無事，便進一步扼守武勝關，果能守住武勝關，則其他非汝責任內事矣，余聞之竊喜，蓋僅守此範圍，則鄂軍得從容設防也，即晚率同第一鎮第一標及第六鎮第二十四標乘車南下，過黃河鐵橋，過武勝關，一路平安無事，二十一日下午開抵黃陂縣屬之祁家灣，面諭第一標標統李偉章與第二十四標標統馬繼增在附近覓地宿營，靜候總司命令，再定行止，在未奉到命令前不得妄動，祁家灣距漢僅九十里，瞬息可達，張彪聞訊，派中軍官李澤湘來迎，余偕往見瑞澂張彪薩鎮冰於海圻兵艦，瑞問帶多少兵來，余答僅有兩標，瑞表失望，旋強自鎮定曰，有此兵力足矣，武昌本烏合之衆，呼嘯而起，一切茫無頭緒，現雖擁黎元洪爲都督，黎尙不敢就職，譁變之軍隊不過工程營一小部份，其餘步兵第三十二標，砲兵第八標，以及騎兵營、輜重營、均

未叛變，汝率兩標勁旅，由兵船掩護，自陽邏地方渡江進攻，平定亂事如反掌耳，余曰，孤軍深入，兵家所忌，出發之時，蔭總司令已有切囑，不敢違令渡江進攻，瑞曰，一切責任由本督負之，余仍不爲動，薩鎮冰在旁默然，張彪則力勸渡江，並極言武昌之兵多數未變。余正色駁之曰，既是武昌之兵多數未變，汝何不留駐武昌指揮定亂，而乃離開汎地，避居兵艦耶，張聞之赧然語塞，瑞則面有怒容，高聲向余曰，汝不肯渡江，我即電告蔭總司令，恐汝難逃畏縮不前，貽誤戎機之咎，余曰，我當靜候蔭之電令，蔭令我如何卽如何，他非所知也，言畢下船回祁家灣車站，當卽電蔭，謂革命軍聲勢浩大，我兵單不敢輕進，瑞督責難恭嚴，請示如何處置，次日到漢口遍訪故舊不得，憶及曩在督練公所時，曾與一般肝膽相照之同事往來於漢之某客棧，因到棧訪問，亦失所望，一江隔絕，無法與武昌方面互通消息，殊爲悵悵，而武昌首義同志固絕未料及北庭南征部隊竟由余統率而來也，由漢返祁家灣，得蔭復電，囑仍照原計劃辦理，有此一電，

則余頓兵屏障義軍之計已售，不復顧慮瑞澂之告訐與責難，私衷深爲慶慰，蓋武昌兵力太單，軍心未固，如遽臨以節制之師，必不能守，革命初發之花，又將毀於一擊，幸而緩兵之計得售，不惟個人賞心快意，實亦國家民族之福也，越十餘日，蔭昌領重兵南來，革命軍亦已渡江佈防，蔭命王占元率第二鎮第三協全部，及砲兵一標，進攻漢口，承平日久，兵不習戰，王占元率部乘火車前進，既不搜索，又無警戒，車過三道橋，被潛伏鐵路附近學生軍數十人開槍射擊，北軍官兵聞聲慌亂，有跳車逃走者，有高呼後退者，司機爲士兵所迫，將火車向後倒開，而後面路軌已被鐵路工人拆毀十餘丈，車退至此，轟然一聲，傾倒過半，民軍由稻田躍出，奮勇圍攻，北軍死傷枕藉，狼狽奔潰，惜民軍兵力有限，未能緊追不捨，否則王占元全軍覆沒矣，王氏退却時惱羞成怒，在附近綁去農民十餘人，誣爲偵探，押解總司令部參謀處，一面報告軍法處，請從嚴訊辦，軍法處根據王之報告，向參謀處提人，參謀長易迺謙交余照辦，余以王占元送來之人，

經我詳細審訊，都是善良老百姓，絕非偵探，已一律開釋矣，等語復之，易聞言作色曰，不經軍法處審訊，便予開釋，設若總司令追究責任，將奈何，余曰責任我自負之，蔭昌獲悉此事，果向余厲聲詰責，余亦盛氣作答曰，王某臨陣失敗，不自引罪，乃必遷怨於人民可乎，蔭聞言默然，而愠怒之色不稍解，此後便有憲兵營長張堃時常睥睨於余左右，蓋奉蔭之命監視余也，環境雖極險惡，余處之殊泰然也。

蔭昌頓兵黃孝，遲延不進，武昌革命軍乘時擴張，且得各地獨立響應聲勢日盛，清廷知蔭昌不能有為，起用袁世凱當國，派馮國璋南下作戰，馮部猛攻漢口，革命軍勢不能敵，漢口漢陽先後陷落，蔭昌無顏再領兵符，請准回京，余以返里省親為詞，向易參謀長請假，易聞之勃然變色，與余附耳言曰，張營長時在汝側，汝寧不知之，鄂省已遍地動變，汝為鄂人，此時請假回鄉，非表示將往參加革命軍而何，是自速其禍也，應即決定與我等同回北京，否則殆矣，余受茲面訓，深感成全之誼，遂決定先回北

京，再作他計，到京晤蔣作賓，承告吳祿貞已被任爲山西巡撫，藍天蔚駐灤州，躍躍欲試，與駐石家莊之吳部第六鎮息息相通，吳此去山西，必有動作，曷往從之，余依其言，但當時通信困難，擬先電吳道意而不可得，決定逕行奔投，臨時有自石家莊來者，言吳已發表余爲參謀長，聞之極慰，不料到車站竟無票售，在站守候至晚，停止售票如故，正疑慮間，忽聞市上叫賣號外，驚悉我衷心敬佩決意投奔之吳綬卿先生已被刺死矣，晴天霹靂，震悼曷勝，因知清廷以武昌首義之故，切齒於鄂人，袁世凱當權，手段尤毒辣，北地未可久留，當晚買車往天津，由津轉滬，謁黃克強先生於南海邑館，其時南京已光復，獨立各省決定設臨時中央政府於南京，黃先生囑余先往預備一切，並以親筆函介余往見徐紹楨商洽應辦事項，余到南京未久，總理孫先生偕黃先生蒞止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總理任臨時大總統，黃任陸軍總長，余任陸軍部副官長，黃先生贊襄總理統籌全局，事務特忙，所有陸軍部關防印章，悉以付余，部務大都委余裁決，信任

之專，至足感念，迨後南北和議告成，臨時政府改爲南京留守府，黃先生受任留守，因須親送總理赴滬，而以組府之事付託於余，詎留守府尙未組成，而駐南京城內之贛軍忽然譁變，余一面電告黃先生，請其回京鎮懾，一面挺身負責，調郊外駐軍王芝祥等部進城定亂，咄嗟之間，事變平息，迨黃回京，秩序已復，黃深慶付託得人，余亦頗自慰也，袁世凱予智自雄，不容有革命勢力之存在，藉口經費無着，裁撤南京留府，計自成立以迄裁撤，爲期僅三越月耳，摧殘革命，排除異己，履霜堅冰，其來漸矣，黃先生原無意於作官，雅不願因一己地位之爭，與北政府發生衝突，毅然解職回湘，余亦得卸仔肩，回鄂休息。

余回鄂未久，旋接黃函，知其受任全國鐵路督辦，並囑余其駐北京代表，負與各方接洽之責，尤注意與本黨國會議員多取聯繫，余持黃函入京，見袁世凱，彼貌示優待，口詢黃先生何時北上，議會中人多希望其速來云云，猜忌之意，溢於言表，民國二年末教仁在滬被刺，北京輿論譁然，

報紙紛紛揭載刺案內容，痛詆袁氏險狠殘毒，余認爲必將激起政變，北京在目前情勢下，非可以有爲之地，尤非革命黨人可以安居之處，決計離京，黃亦由滬電促南下，袁氏偵悉，殷勤約晤曰，聞君將有上海之行，不勝依依，宋案發生，不僅爲國民黨之重大損失，就國家言，亦至不幸，政府對於此案，一定緝兇嚴辦，希向各方轉達此意，次日再邀餐敘，又謂現有要職借重，希望打消回滬之意，余堅拒之，袁又謂君去志既決，未敢強留，希望仗君之力，代政府解釋一切，或可化戾氣爲祥和也，臨別送余皮袍一襲，路費數千，並謂已囑梁士詒電上海交通銀行盡量供應在滬交際費用矣，余唯唯稱謝而拜受之，蓋稔知袁氏奸險作風，對於政敵利誘不成，則暗殺隨之，宋遜初堅主責任內閣制爲袁氏所不能容，臨別復却其饋遺以示決絕，遂使袁氏不勝羞憤而啓殺機，覆轍在邇，余不能不引以爲鑑也，抵滬未久，江西李烈鈞宣告獨立，東南各省紛紛響應，余奔走上海南京間，多方策動，江蘇亦告獨立，不幸駐徐之第九師戰敗於前，增援之第八師繼

潰於後，而南京城內防軍復被北政府分化收買，致變亂迭起，無法控制，江蘇都督程德全爲勢所迫，通電取消獨立，贛皖粵等省獨立政府未幾亦相繼瓦解，各地大舉討袁之役，竟不旋踵而敗，革命大業受此頓挫，良可慨也。

討袁失敗後，總理與黃克強先生暨同志中之鋒銳較露者，都流亡日本東京，余亦與焉，國內議會解散，自治取消，民氣消沉，暴政日甚，革命黨人雖遠適異域，不能忘懷家國，再接再厲之革命精神，固未因失敗而稍餒也，黃先生由日赴美，爭取國際友人，聯絡僑胞志士，而以與留滬同志共患難，伺機活動之責任屬於余，大義所在，雖力不能勝，亦遵囑回滬，勉爲其難，未幾陳英士先生亦回滬，彼此過從甚密，一切互相商討，歷時兩載，備嘗艱險，多數同志蟄伏於危樓一角中，有求日食饅頭一枚，開水一杯而不可得者，有被惡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終者，在此恐怖惡劣環境下，與北洋軍閥惡勢力作殊死鬥，英士先生屢率黨衆攻打上海製造局

，前仆後繼，犧牲慘重，終以策動變亂過急，誤受鴻運公司之誘惑，致爲軍閥惡探所暗算，慘遭殺害，革命未成，賈志以沒，至今思之，有餘痛焉，袁世凱多行不義，終至衆叛親離，憂憤以死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函邀黃先生入京，黃囑余先往察看情形，余目睹大權操在軍閥，約法等於廢紙，知不可爲，迅即離京，未幾大借款案發生，國會再被解散，政象日趨敗壞，黃先生蒿目時艱，憂心如焚，致患腦溢血症逝於滬上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不僅余一人之私慟已也。

國會二次解散，全國輿論譁然，總理回到廣東，召集國會，組織護法之軍政府，命余負聯絡各省軍隊之責，囑特別注意余之故鄉湖北，蓋以湖北居形勝之區，控長江上下游，動靜關天下安危也，其時湖北革命武力之碩果僅存者，爲駐荆沙之石星川師，該師旅長朱兆熊團長胡廷佐尙保有革命思想，亟欲騙走鄂督王占元，樹湖北獨立之幟，所部中下級幹部，亦均躍躍欲試，其遲疑不決者，石師長一人而已，余潛往沙市，力加策動，

獨立之旗遂以樹立，王占元派旅長王都慶及駐在宜昌之師長盧金山，分由長江上下游夾擊沙市，接戰旬餘，戰局不佳，石師長棄軍宵遁，幹部動搖，有崩潰之勢，余建議朱兆熊收軍渡江，與湘西革命勢力相結合，以保存實力，湘軍總司令程潛，師長趙恒惕，湘西督辦李書城，皆黨中健者，亦余之老友，必能患難相扶也，朱不能納，背余而逸，所遺部隊散佈各縣，有如一盤散沙，余見事急，當仁不讓，攘臂而呼，派員分途招集，聞風而從者數千人，余率之逾江而南，在常德編成兩團，然余之任務在奔走各方，未可爲少許部隊羈縻一隅，因湘西督辦李書城爲鄂人，爲革命黨員，且與余爲老友，特請其接收余自荆沙帶出之部隊，李以與此部隊毫無淵源辭，余允暫留任高等顧問以爲之助，李感余誠意，始允接收，而曰吾輩軍隊皆屬於黨，我與兄同負其責可耳。

當余自荆沙移軍常德時，北軍已進逼岳州，情勢極其緊張，程總司令電請李督辦火速派兵馳援岳州，電到李適離常，無人作主，余見事態嚴重

，復本當仁不讓精神，以高等顧問資格統率原所帶來軍隊赴援，至時見城內遍地皆兵，而敵人相距尚遠，又接程總司令萬急電，囑改守汨羅江以阻敵前進，蓋據確切情報，敵人須於最短期間越過汨羅江也，余依其言，移軍汨羅江，駐一星期，敵軍至矣，余佈防鐵路兩側，敵人從上游詹家渡過河，對我軍採包抄形勢，我軍感受重大威脅，勢非撤退不可，聞長沙已無軍隊，乃率兵開進長沙，日本駐長沙領事來謁，謂張敬堯大軍即將進攻長沙，彼願以日本輪船運送余之部隊過江，請速退出長沙，以免戰禍，余謂爲顧全人民生命財產，願受貴領事勸告，避免與北軍在長沙城市區作戰，惟須保證俟我軍渡江完畢，始讓北軍進城，日領慨允負責保證，余卽率軍安全渡江，由岳麓山轉進，與李督辦書城相會於永豐，湘軍主力集於株州、余奉命守朱亭，拒敵數日，忽電訊不通，情報亦杳然，蓋株州已失，余未之知也，所部團長夏斗寅張篤倫等以奔馳勞頓過甚，病不能興，余一人統率孤軍與強敵周旋，不得不特加警惕，一日余帶兵弁數人上山察看陣地

，并派人四出偵察，俄而偵者回報，朱亭附近之黃龍橋附近已有敵人踪跡，余念黃龍橋在我軍後，何得有敵，正疑訝間，忽見上游有小火輪來，即派人攔問消息，始知衡州亦不守矣，余軍此時所處地位，左邊大江橫互，前後俱是敵人，無法可守，無路可退，惟有督飭收拾裝具，準備明晨突圍，詎知入夜愈深，敵來愈衆，三面嚴密包圍，清晨登高瞭望，敵方無懈可擊，然爲死裡求生計，仍不得不冒險一衝，而前鋒數十人在敵彈如雨之情況下，迫得退回陣地，正焦急間，忽陰雲四合，大雨傾盆，余喜極曰，此天佑我軍也，不速衝出，尙待何時，怒吼一聲，全軍振奮，踏破敵陣向郴州猛進，雖死傷頗多，而部伍不亂，亦云幸矣。

廣西總司令譚浩明駐軍湖南，暗通北方，居然通電反對總理，簽署在湘各將領名銜於電尾，有人持稿示余，詢能簽署否，余正色拒之曰，余爲國民黨員，爲中山先生信徒，大節所關，頭可斷，名不可署，譚未相強，然從此不便再相處矣，因語李書城曰，此間不能一朝居矣，李曰將何之

，余日到革命策源地廣東去，遂將部隊付書城，隻身逾領而南，比至廣州，總理已回上海，因又赴滬謁總理，報告轉戰鄂湘經過，總理溫語慰勉囑在滬稍事休息，迨譚組庵攻回長沙之消息傳至滬上，總理笑謂余曰，得毋拊髀增感耶，今又有事勞君矣，煩以我之代表名義長駐湘垣，與組庵密切接洽，並兼負聯絡川鄂兩省責任，余奉總理命，尅日馳抵長沙，吾鄂黨人集結長沙者衆，時與計議援鄂問題，頗具端倪，至民國九年，四川劉湘出兵與鄂省軍人之在鄂西者聯合，以援鄂驅王相號召，專函邀余前往，詞意懇摯，余與劉素昧生平，餘覺突兀，正躊躇間，劉又派人來洽，謂川省兵多餉足，無所求助於廣東，祇爲嚮往革命，故邀請惠臨賜教耳，余聞言心動，正擬首途，忽據報湖南趙恒惕業經決定出兵援鄂，總理適又派人語余，四川道阻且長，情形隔膜，且湖南既已發動，應以速去湖南爲是，余遵命兼程赴湘任總指揮，大軍開過岳州余之總指揮部設於五里牌，前鋒已深入蒲咸崇通，迫近武昌矣，吳佩孚統率大軍南來支援王占元

，陸軍與我交鋒於馬橋鎮，海軍直攻我城陵磯，衆寡懸殊，我又腹背受敵，遂致戰事失利，向湘南退却，功敗垂成，余釋去兵柄，潛行過漢赴滬，敗軍之將，深愧無顏見故都父老也。

滬上盛聞陳炯明據粵自雄，不願受制於軍政府，尾大不掉之勢日益加甚，終將公然叛變，陷總理於不利，余聞之憤甚，走告總理，請謀所以抑制之道，總理一本其用人不疑之精神，謂陳不至倒行逆施至此，惟對粵局前途亦甚悲觀，囑余前往雲南游說唐督繼堯，如唐出兵擁護軍府，則陳之狂態必漸收斂，粵局自可穩定，余答以唐其廣雖係同學，其人極難講話，此行殊無把握，惟有盡力圖之耳，到昆明盤桓三月之久，與唐頻頻傾談，狀甚親密，惟凡經其同意之計劃，並無實施之迹象，余知其意在敷衍，不能寄以希望，乃辭去，迨抵上海，則總理已回廣州，而陳炯明叛變之傳言亦已成爲事實矣，報載總理在廣州蒙難，被砲火迫上永豐兵艦，余讀之痛心，亟欲赴粵一探究竟，苦於阮囊羞澀，川資無着，幸得孫伯

蘭先生周濟六百元，始克成行，到廣州住西濠酒店，城內在叛軍控制之下，一片紛亂，無法進去，總理暫駐何地，無法探詢，終日躑躅堤上，憂心如焚，次日到沙面各酒店探訪，亦不見一熟識之人，怏怏而返，途遇胡展堂先生部屬劉之藩君，詢之適爲擬上兵艦見楊虎者，余與握手道明由上海聞訊前來急於求見，總理之意，渠欣然引與同登小舟前去，在水上蕩漾移時，忽見永豐艦上有人出而招手，余登兵艦，則有總理及蔣介石先生與陳群三人在，總理處患難之中，儀態肅穆，不異平時，隨侍諸公亦極鎮定，因知革命事業，大有前途，相見寒暄後，總理語余曰，許汝爲所領一軍，爲革命武力之僅存者，現已由粵退到福建，子彈耗盡，亟待接濟，未審汝與延平鎮守使王永泉相識否，余曰，王係舊友，但不相聞問久矣，總理點頭曰，既係舊識，自可說話，請即到延平去向王永泉做一番游說工作，要他助許軍子彈，與之合力驅走李厚基，我即以福建都督一席畀之，以意度之，王必允諾，余認爲當勢窮力竭之際，自應作絕處逢生之謀

，惟欲以縱橫之術化敵爲友，審時度勢，極爲難能，因答曰，總理命我前去，自當遵行，惟能否達成任務乃至能否順利到達，殊無把握，蔣先生含笑語余曰，君去可也，正以福建人地生疏之故，決無暴露身份之虞，余知茲事或已經總理與蔣先生籌之熟矣，慨允即日就道，總理喚副官取廣東毫洋票一疊給余作川資，余以囊資尙足敷用，辭未領受，下船後先乘火車去香港，再由港買舟赴福州，在官艙中與人閑談間，察覺有一人對我持懷疑態度，遂不多說話，而於行囊中取出莊子一本，信手翻閱，彼疑我者問曰，莊子寓意太深，汝能看懂否，余曰，不大懂，渠又問籍隸何省，余以湖北對，又問赴閩何事，以謀差事對，又問是否去找王永泉，余聞之大驚，王永泉並不駐在福州，渠何以獨指王永泉，是必疑我爲專訪王氏，別有圖謀者，如閃爍其詞，或更滋猜疑，因隨聲答曰然，渠又問何以認識王永泉，余謂王是我的老長官，他當工程營管帶時，我曾爲他司過文書，渠聞言信以爲真，不再盤詰，蓋閩粵雖壤地相接，而政治趨向各異，對於

往來旅客防閑甚嚴也，抵福州後不知如何轉往延平，因思王當在福州設有辦事處，探知所在，前往接洽，聲稱要去延平見王鎮守使，有一副官向余索名刺，余答以征塵甫卸，倉卒中未帶名刺，我姓陳，爲鎮守使舊屬等語，蓋不欲遽露真姓名也，渠問從前在何處作事，余答在工程營，渠訝曰，我是工程營，爲何不相識，余答在工程營時間極短，識人不多，渠又言鎮守使不在此，有何事要請告我，當爲轉達，余謂擬自電達王鎮守使，請借貴處電碼本一用，渠卽出電碼本授余，經將電文譯成密碼，改用別號發出，並將旅舍所在告知該副官，次日副官來告，已有回電囑借鎮署傳參謀長同乘差輪前往，傳爲湖北同鄉，知余之名而不識余之面，在舟中接席而談者大半日，始終如墮五里霧中也，到延平王款接盡禮，但狀甚驚訝，寒暄數語，卽詢來意，余曰，舊雨情殷，特來拜訪，另有要事，晚間再談，晚餐後，王氏屏退左右，鄭重詢問此來果爲何事，余坦率告之曰，我爲革命黨人，無非爲運動革命而來，王氏聞言大驚，徐曰，茲事極其危險，我之

力量有限，未敢造次，足下愛友情殷，當不强人所難，余曰，我隻身入虎穴，有何力量强人所難，惟站在老友立場，不能不爲君一陳利害耳，許崇智領兵入閩，即將到達此間，君知之否，王氏曰已有所聞，余謂君若贊助革命，許來時可與之聯合，否則爲效忠於李厚基，許來時可與之決戰，犧牲君之軍隊以保衛李之地位，爲利爲害，何去何從，君須善爲籌之，永泉半晌無語，余又謂許軍之入閩，係從大局着眼，專爲驅逐軍閥李厚基，以免其威脅廣東革命基地，不惟與君無仇，實於君有利，君若與許協力驅走李厚基，我當保君爲福建都督，永泉曰諾，容我考慮後，明日再談，次日招待更殷余因問曰，昨夕之談已籌之熟否，渠曰，一言九鼎，決如兄之所約，但兄亦切勿食言，余曰，肝膽相照，決不有負，惟許軍存彈不豐，擬向尊處購買補充，未卜能曲允否，渠隨聲答曰，我撥五十萬發可也，焉用購爲，余聞此言，知其合作之意已決，因再問子彈如何撥交，渠曰即派我之兄弟送去，決不有誤，彈到許軍奮勇前進，一鼓而下福州，軍政府發表

王永泉爲福建都督，而以林子超先生任省長，惟省垣雖復，四郊多壘，閩南各府，尙待克復，余奉命統率三旅軍隊，向閩南節節進展，於攻下泉州後，受任爲興泉永總指揮，設指揮部於泉州，負肅清餘敵，整編民軍之責。余到泉州後，湖北同志之在廣東者，多往聚義，余之參謀長潘康時，

參謀石毓靈，汪世塗，及喻育之，趙壁原等，皆鄂人也，惟所帶軍隊，均爲福建民軍，指揮殊感不易，攻閩南時，與陳炯明部下洪兆麟師鏖戰於大埔和平漳州間者多次，無如雜湊部隊，心志不一，步伍不齊，難期其照作戰計劃達成任務，每每出奇而不能制勝，終成相持之局，其時許崇智奉命回廣州，亦在潮州一帶爲陳炯明部所阻，且頗受損折。總理因命余兼程回援廣東，余既奉命，不遑顧慮部隊之願否相隨，能否應戰，卽頒令開拔，並商准臧致平率部一同馳援，合臧之一師與余之民軍共有數萬之衆，一齊奔赴廣東，聲勢自不在小，無如久役兵疲，攻堅匪易，進抵潮州附近之筆架山時，經過多次戰役，兵力損失太大，不得已又退回福建地界補充整理。

、不意王永泉已與孫傳芳結合，背叛廣東，迫我退出福建，於洛陽橋過去之莆田地方與我兵戎相見余不得已轉進廈門，聯合臧致平所部馬步瀛劉長勝兩旅在廈門死守至八月之久，正竊竊私念，粵事吃緊須固本根，余安能鬱鬱久居此耶，適曹振武自廣州攜大元帥命令及開拔費二萬元來，催速回廣東余即利用廈門砲台掩護部隊渡江，指向廣東進發，臧致平主張向浙江發展，與余意見不同，各行其是，而彼此聯絡頓失矣，余先到漳州，由漳而汀，在汀與王獻臣部激戰，聞西南亦有砲聲，不知係由何處發來爲我策余之部隊派人前往偵察，始悉是臧致平軍，我軍攻東門，臧軍攻西門兩面夾擊，汀州立下，余與臧重相握手，臧謂彼此兵力均單，分道揚鑣，沿途受敵，勢將兩敗，故中途折返爲君策應，仍勸兄同去杭州，到達後，我之軍隊全部交兄統帶，杭州乃富庶之區，不較愈於廣東乎，余則謂杭州爲盧永祥所割據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，彼雖與總理暗通款曲，尙明奉北庭正朔，余貿然帶軍前往，究以何種名義駐在杭州，在彼既不能無疑，

在余亦極感不便，仍以合力援粵，共固革命基地爲是，彼此爭執幾至衝突，結果仍是各行其是，患難至交，不歡而散，殊怏怏也。余軍經江西虔南時遇阻暫停，當晚有老百姓送信來，余閱之，乃贛南鎮守使方本仁書，方爲鄂之黃岡人，曾隸吳祿貞麾下，與余亦舊相識也，信上明言請卽將軍隊停下，當以二萬元爲君壽，余莞爾而笑曰，方欲誘我投降歟，當告來人曰，我軍立即開行，決無停止之理，語甚強硬，方知不可奪，移時又來一信，謂彼之軍隊已撤退十里，顯然避開衝突許我假道矣，我軍立即開拔，行將出江西境，又有兵約一師攔截去路，彼之兵力既厚，又係以逸待勞，殊難以強力衝過，正躊躇間，當地縣長來謁，謂駐軍師長常得勝係其同鄉，經與商妥，貴軍如不攻城，駐軍決不相犯，余謂彼軍在城上佈防，我軍在城下過路，彼居高臨下，難免不恃形勝而驕，如彼輕發一槍，則激戰起矣，我軍皆百戰之士，自無所畏懼，但此事太險，汝當審慎處之，結果由縣長及商商會長與駐軍商定，關閉城門，撤去雉堞上駐兵，再由地方官紳步

行送我軍繞過城垣，到達廣東境界。

余軍入粵後，於翁源縣境與陳炯明部第八旅發生遭遇戰，我軍持彈盡之槍，對強勁之敵，情勢危急，幸賴幹部人員奮勇督戰，竟以白刃衝鋒，擊敗敵軍，直薄翁源縣城，至則翁源縣長歡迎道左矣，余在翁源電呈大本營，報告奉命由閩開拔，繞道奔馳，沿途作戰，歷時四十餘日，抵達翁源經過，大本營與我軍久失聯絡，從無接濟，以爲我軍餉盡彈竭，於沿途遭受阻擊之中，消滅盡矣，突接安全到達之電，實出意外，立即送來軍費二萬，軍服五千以示慰勞，并調赴粵漢路駐紮休養，未久，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師長范石生等又以背叛軍政府聞，余軍雖在休養整補中，仍奮起與友軍合力作戰擊敗滇軍，我軍幹部本多鄂人，而久戰之後，歷經整補，士兵亦已多非閩籍，仍用福建名義，似不甚妥，因奉准改稱鄂軍，余爲鄂軍總指揮，駐粵漢路一年，奉命參加北伐軍序列，北伐軍總司令爲譚組庵先生，余任參謀長，兼左翼總指揮，右翼由湘軍任之，進入江西，佔領吉安後，

忽左右翼皆失利，全部退回廣東，革命軍聲勢又入低潮，迄 蔣介石先生任黃埔軍校校長，積極訓練幹部，整編軍隊，陣容一新，聲威復振，余之部隊，因屢經戰役，損傷過重，毅然交出整理，余則解甲回滬，小作休息，後 蔣先生因對東江用兵，催余回粵，胡展堂先生亦函鄂敦促，余乃復返廣州，贊襄軍事，東江之役，余所部蘇世安師作戰甚爲得力，東江頑敵，旋告肅清，余亦家事待理，重返上海。

余息影滬上不及一年，而北伐軍興，邵力子自粵攜總司令蔣公函來，促速赴粵，余聞北伐之訊，而極興奮，至則 蔣公擬以總參議一職畀余，余以廣州偏在南疆與內地交通困難，各方傾向革命者不易取得聯繫，必須在上海設署專人負責接洽 蔣公深以爲然，命余以總代表名義駐滬，總代表下設代表十餘人，由余自行選派，斯時，北洋軍閥孫傳芳以蘇、浙、皖、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駐於南京，聲勢甚盛，爲余以全力運用之重要對象，顧彼此雖屬舊交，而以立場各異之故向少過從，一日遇盧香亭於先施公

司，香亭問余在此何事，何不對南京或杭州一游，余笑曰，到南京杭州去，被君等偵知逮捕下獄何，香亭曰：我輩至交奚何至於此，余曰，本欲前往南京一晤孫馨遠，請君先爲電洽何如，盧稱諾，不久，孫派一副官到滬接余往南京，余於寒暄之餘，即勸其加入革命，略謂黨軍業已北伐，爲敵爲友，應速決定若能贊助革命，則黨軍自湘北上，貴軍自贛西進，雙方夾擊湖北，會師武漢，大功告成，位望更隆，不亦善歟，孫唯唯初期反應極佳，不料孫不能擺脫北洋軍閥之包圍，態度又復突變，囑其參謀長劉宗紀告余曰協商之事難望實踐，此後不能再談矣，同時 蔣總司令已開始進攻江西，余即離開南京，旋奉蔣公電令赴漢組織政務委員會，而唐生智等對余表示反對，蓋其時武漢政治黨務全被共黨所控制，共黨利用唐之兵力以鞏固其所謂武漢政府，唐亦利用共黨在武漢造成割據局面以與中央軍政府相抗衡，因余爲 蔣公任命之人，必不能與之合作，故對余橫加阻擾也。 蔣公蒞漢後，窺破個中情形，因向余言此間形勢不可久留，我去矣，汝亦速

去爲好，余曰，總司令去，我不妨暫留以觀究竟，至必要時，當然離開，蔣公去後，余偶在街上散步，見唐之司令部牆壁上貼有打倒余之標語，始知情勢危迫，乃倉卒離漢，迨抵南京，則寧漢分裂之勢成矣。

北伐大軍自南京循津浦路北進，前鋒越過徐州，蔣總司令命余駐徐照料，正準備向山東進展時，蔣忽電余往山西一行，意在以游說代替戰爭，期望北方健者翕然就範，兵不血刃而成統一之功也，余先到天津，因入晉交通困難，且須通過張作霖之勢力圈，不能不預作綢繆，張部駐北京軍團長韓麟春與余爲至交，乃通電話於北京韓宅，韓接電驚訝曰，想不到兄竟在津，何妨即到北京一行，余曰，在此軍事吃緊時，南北軍人形成敵對，余來北京，不虞盤詰耶，渠曰，不妨，我派人來接可也，隔日韓果派副官來迎，並由平津路掛花車一輛備用，車抵北京，韓已派其座車在站迎候，至其家，則韓正臥病在床，延余榻前晤談，見面即問余曰，聞兄在徐作戰，如何又到此間，余謂將有山西之行，道經此間，特來拜訪老友，韓笑云